

# 將香港高校優勢轉化為大灣區人才優勢



議事 葉建明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9月1日正式開學。這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以來，獲批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內地與香港合作大學，也是《南沙方案》發布以來廣州落地的首個重大項目。

據悉，這所高校沒有傳統的學院和院系設置，以「樞紐」和「學域」學術架構代替，以推動學科交叉融合，促進新興學科和前沿學科發展。學校在學科設置上，設四大「樞紐」，涵蓋15個「學域」。包括：先進材料、人工智能、生命科學與生物醫學工程、金融科技等。這些都是前沿科技和大灣區發展亟需的人才方向。

## 聚焦前沿科技和發展所需

兩所「港科大」旨在形成「港科大一體，雙核互補」的框架。位於清水灣的港科大立於傳統學科，在商科、理工等方

面見長；南沙的港科大（廣州）主要推進融合學科的發展。

港科大（廣州）是經教育部批准設立的第三所內地與香港合作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聯合國際學院是先行者，而香港城市大學（東莞）也已獲批籌備設立。

根據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包括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為此，《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推動教育合作發展。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支持大灣區建設國際教育示範區，引進世界知名大學和特色學院，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

大灣區各城市中，香港優勢顯而易見。國際化環境、全球化渠道和雄厚的資金，令香港可以在全球招攬最尖端的教育及研究人才。他們中有的有國際上相關領域的前沿人物，這令香港高校在全球享有盛譽，11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擁有5所全球排名前100的高校。

中央一直高度肯定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的重要講話中，更是強調「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香港的高等教育亦是獨特優勢的一部分，需要「保持優勢」並「發揮優勢」，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一國家戰略中，將香港高校優勢轉化為大灣區人才優勢，為灣區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高質量人才。

國家的競爭是科技創新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隨著世界經濟發展前景更趨複雜化，以及疫情減緩，為重振經濟，全球出現「搶人才」大戰。新加坡、澳洲、美國、加拿大、英國等都出臺具體政策搶人才。作為中國發展戰略的重要一翼，粵港澳大灣區既要搶人才，更要立足於自我培養人才。

在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建成前，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高校均在大灣區或設有研究機構，或與大灣區內高校聯合辦學。這意味着香港高校進入大灣區培養人才已成勢頭，人才培養

的空間大大拓展，培養的目標也更清晰更有針對性。隨著與大灣區高校的資源共享，育人觀念碰撞互鑒，我們對香港高校在大灣區的作為有更多想像，香港高校優勢轉化為大灣區人才優勢值得期待。

## 培養領先世界的創科人才

着眼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現實和未來，這裏急切需要培養有大格局、大視野的人才。他們是領軍性人才特別是科技型領軍人才和戰略性高層次複合型人才，也是人們常說的將才；其次要培養技術創新人才，培養符合產業發展需要的人才，以突破美國的技術封鎖。所謂「卡脖子」困境其實是人才和技術不足所致。而一旦擁有了技術創新人才，就擁有了突破技術封鎖的「尖刀利刃」，具雄厚製造業基礎的大灣區在現代產業體系建中，就有條件所向披靡；三要培養能夠闖入「無人區」，領先世界科技的人才，也就是高端科技創新人才，令大灣區在國際科技競爭中，從跟跑、平行賽跑到領跑；四要培養懂科技、懂市

場，善於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人才。

與此同時，大灣區要在建設國際教育示範區上發力，要營造全球更多青年「願意來、希望來」的招才氛圍。世界上人才爭奪戰的第一戰場往往是吸引留學生，收攏留學生人才。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科技大國，靠的就是這個經驗。二戰以後，留學美國的外國學生不斷增加，而他們畢業後大多數會留在美國工作，成為美國經濟發展所需的高端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教育示範區，「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別具吸引力。但同時需要從教育制度及理念上革新，從吸引人才能留下來的工作、升遷、生活條件等入手。要想引來八方鳳凰來，從現在開始，我們就要「栽好自己的梧桐樹」。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 防控疫情 通關復常 人人有責



議論 梁美芬

這次「跳級式」的放寬檢疫安排大大超乎很多人的預期，社會各界反應積極，認為李家超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在這次調整檢疫安排上得到充分反映，值得讚賞。

新冠疫情發生接近3年，不少市民由於海外國家或地區封關以及過去返港的入境檢疫安排，在這段期間裏幾乎沒有離開過香港；亦有居住在海外和內地的港人，因為過去的安排而未能回港與家人團聚。新安排不單令旅客和市民入境時更為便捷，未接種疫苗香港居民不可以登機的限制亦同時取消。

筆者和普通市民一樣非常樂於看到社會復常，亦對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領導的醫療團隊充滿信心。經歷第五波疫情高峰期帶來的慘痛教訓和經驗，特區政府已掌握了醫療系統的不足之處，並且逐一改正完善，倘若再出現新一波疫情時，有理由相信政府會有充足準備並有效應對。因此，社會開始形成了一個共識：香港是時候跨出一步——走向復常之路。

## 各界合力防止疫情反彈

這次放寬檢疫安排的效果很明顯，令香港面對國際上的激烈競爭可以喘一口氣，對低迷的香港經濟注入了新動力，這是一個絕對來得不易的決定。不過，社會各界必須保持高度警覺性，並且要積極主動配合政府的防控疫情措施，只有這樣，疫情才不會輕易反彈，當局才有條件研究進一步調整入境檢疫安排。

所以，在放寬入境檢疫安排的同時，有關部門一定要妥善做好重症救治，為有可能增加的確診個案作好應對方案，全力推高「一老一幼」群組的疫苗接種率，並且要加強執法，嚴懲濫發「免針紙」的醫生和使用虛假「免針紙」的人，讓市民可以盡快恢復疫情前的生活。

放寬入境檢疫安排，立即刺激市民外遊意欲，為航空業和旅遊業帶來了一線曙光。消息公布後多家航空公司和旅遊網站搜索量激增。有旅遊網站表示，熱門搜索地點的訂單量更按周飆升30%至650%不等。但要經濟進一步復甦，除了靠市民的本地消費外，更加重要是吸引國際性展覽、商務會議繼續在港舉行，令更多海內外旅客，特別是商務旅客訪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在網誌表示，在經濟低迷的環境下，可以預計政府的收入將不如預期，但開支卻有所上升，估計本財政年度將會錄得超過1000億元的赤字，財政儲備獲降至8000億元。外圍經濟及金融市場的風險已進一步增加，有效管控疫情是平衡人命安全與穩住經濟大局的最大根本，才能最大程度恢復與境外的往還，穩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筆者同意特區政府以循序漸進方式逐步調整入境檢疫安排，因此社會絕不能有半點鬆懈，要全力配合特區政府的防控疫情措施。

## 為國家發展擔當更大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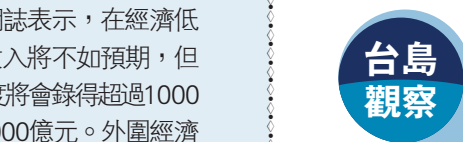
特區政府多次強調，接軌世界與和內地通關並不矛盾，而且特區政府也根據香港疫情和全球疫情變化情況與香港的實際情況，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因時因勢調整和優化香港的疫情防控措施。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日前亦指出，特區政府因時因勢調整和優化香港的疫情防控措施，無可厚非。筆者認為，這是中央對特區政府給予的信任和支持。

社會復常不僅僅是特區政府的責任，更是全體香港市民的共同責任。特區政府放寬檢疫安排，可以說是香港迎來「後疫情時代」的第一步。

在世界聯通方面，不論是東盟、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還是其他合作計劃，都是香港的重大機遇，香港都可以發揮自己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絕對不僅僅是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這麼簡單，而是要擔當起更大的責任。我們對世界開放只是恢復香港經濟活力的手段之一，協助內地與世界聯通仍是香港此歷史時刻重要任務，與內地通關同樣是我們的重要目標。

香港是法治社會，是享譽世界的自由經濟體，筆者作為大學學者、立法會議員，再次呼籲香港市民全力協助政府防疫，在每一步抗疫崗位上做到最好。正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早前在「工商界增強香港發展動能 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座談會」上指出的，「香港的美好未來需要大家共同奮鬥、攜手開創」。香港不斷調整疫情防控舉措，可以在國際聯通方面發揮獨特優勢，助力國家發展，也能不斷鞏固自身優勢。當然，一切的重心還在於有效防控疫情。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



台島觀察 晚晴

在美國有「國會股神」之稱的眾議長佩洛西，兩個月前帶著兒子竄台「撈金」，幕前幕後各種活動賺得盤滿鉢滿。此舉顯然有「燈塔」之效，曾發文稱「南希，我會和你一起去」的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當時雖然未能同行，如今卻在兩個月後「變現」。但這並不是蓬佩奧的首次竄台，半年前的那次，他帶著老婆以三天時間換來十五萬美元「出場費」，此次到高雄價碼會否再漲？不論如何，與美國竄台政客一樣，蓬佩奧顯然已找到了「財富密碼」。

如果說美國政客有「原則」，那麼這個「原則」就是利益。對於佩洛西如此，蓬佩奧也是如此。其竄台行為的本身，及其在台的各種言行，本質上並不是所謂的「支持台灣」，而是赤裸裸的利益考慮。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為了錢。例如，蓬佩奧此次竄訪台灣高雄，在演講中大談什麼「大政治格局」，稱美國現正面臨「歷史性變革」，台灣在多方面是世界「典範」，美國應在經貿層面與中國大陸脫鉤，轉向台灣；又稱台灣「已是一個獨立國家」云云。一方面挑撥中美關係、惡毒抹黑中國，另一方面公然支持「台灣獨立」。蓬佩奧如此赤裸裸的反華行徑，固然有其極端政治立場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他深知自己殘餘的政治影響力再不早點「變現」，就晚了！

## 影響力再不變現，就晚了！

上次「出場費」換來十五萬美元，如果再激進點、再貼近「客戶所需」，價格會否水漲船高？除了直接的現金利益，覬覦已久的基金投資項目，是否到了收割的時候？

今年3月，台灣媒體就曾披露，蓬佩奧盯住了「國發基金」和「社保基金」這兩塊肥肉，去年7月就帶著他擔任資深顧問的Anarock公司高層，與蕭美琴見面，希望上述兩基金及其他公、私營企業投資蓬佩奧公司。如今過了半年多，項目該到了簽約階段了吧。

顯然，蓬佩奧竄台並不只看中十幾二十萬美元的「出場費」。「台灣基進」新聞部副主任陳子瑜日前便「自曝」稱，「蓬佩奧選擇高雄為主要訪問地點，其實有更深層的戰略意義」、「主軸涉及『國防產業鏈』」議題，也關係到在『國防預算』與產業

# 蓬佩奧的「財富密碼」

方面的推動決心。」

什麼「國防產業鏈」、「戰略意義」云云，不過是好聽的說詞，關鍵的還是錢，蓬佩奧關心的是能從台灣挖到多少錢、能帶回去多少實際利益而已。至於會將台灣引向何方、會為台灣民眾帶來多大的惡果，根本不是他所關心的議題。

對於蓬佩奧而言，如果要實現成為「總統候選人」的美夢，就要撈到更多的政治獻金；要撈到更多的政治獻金，在美國門不遇特朗普這位前上司時，就只能將手伸向海外。而利用「台灣」勢力，進而騙取台灣民眾的血汗錢，就是最直接、最快速、最可觀的方法，也是屢試不爽的方法。

但台灣民眾並不歡迎這位過氣的「走穴」政客。一位台灣民眾一針見血地指出：「蓬佩奧多番炒作台海議題的惡劣行徑，實為謀求個人私利和政治資本。這次他竄台，又要從民進黨當局那裏大撈一筆。所以，民進黨不倒，台灣民眾的生活不會好。」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教授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在對華問題上，蓬佩奧更是扮演「反華急先鋒」角色，幾次三番對台灣問題指手畫腳，把台灣當做斂財、謀取政治私利、撈取選票的「棋子」。

蓬佩奧在美國國內都是一個不受欢迎的政客。在特朗普政府時期，他先後擔任美國中情局局長、國務卿，長時間傳播損害中國聲譽的謠言，散布「中國威脅論」，妄圖挑動拼湊國際反華聯盟，遏制中國發展。除了炒作台灣問題，蓬佩奧不久前在美國霍士新聞頻道與主持人對線直播時再度散播所謂「中國威脅論」，妄稱中國已經深入美國城池，美國年輕人正在使用被中國操縱的社交網路，中國會利用TikTok等軟體收集「你們的子女、身邊朋友的個人資訊」云云。種種言論引來美國民眾的強烈反感。

利用反華去賺取個人利益，蓬佩奧什麼話都講得出來，但正如他當年在得州農工大學演講時的那句名言：「西點軍校的學員格言是什麼來着？『絕不撒謊、欺騙、偷竊』，但在擔任CIA的局長時，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我們還有一門課程專門來教這些。這些提醒我們美國是如何造就今日榮耀。」沒有誠信的政客，也只能靠偷呢拐騙來刷存在感。

蓬佩奧半年內兩度竄台，「財富密碼」為他帶來了可觀金錢利益，但吃相難看，這個「密碼」還能用多久？

# 安倍國葬何以變成政治負債資產？



國際關係 宇文

日本政府昨日為前首相安倍晉三舉行國葬。這是一場遲到且勉強的葬禮——一方面，安倍遇刺身亡已經過去兩個多月，早就過了舉行葬禮的時候，給人的感覺是別有目的；另一方面，安倍家屬已經舉行過私人葬禮，且也不主張國葬。尊重死者家屬意見才能讓逝者為安，非要給死者國葬以彰顯死後「哀榮」，如此「國葬」與其說是榮耀，還不如說是政治負擔。

## 耗費巨大國民反對聲音不絕

日本民眾也對這場遲來的國葬感到不滿。據日本媒體報道，超過六成受訪日本民眾反對這場國葬。原因有三：一是國葬耗費太大，超過16.5億日圓（折合約9千萬港元），甚至較英女王國葬經費（推算經費為800萬英鎊，折合約6.7千萬港元）還要「天價」。在日本經濟不景氣的形勢下，如此花費公帑不得民心。二是安倍晉三之

死充滿爭議，有些人更由最初對安倍的同情轉為對兇徒的同情。畢竟，安倍晉三是日本右翼政客，遭到左翼和保持和平憲法人士的批評。第三，安倍生前的政治醜聞以及安倍家族和自民黨與「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舊稱統一教）的曖昧關係，也讓日本人覺得安倍晉三配不上如此高規格的國葬。

這也意味着，給安倍舉行國葬，在日本變成了不得民心，安倍政治遺產也變成了政治負債資產。

諷刺的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並非安倍派政治人物，他的新內閣排除了包括安倍胞弟岸信夫在內的安倍派政客。但是，岸田文雄還是堅持給安倍舉行國葬，其中的政治動機頗耐人尋味。

一方面，岸田文雄並非屬於安倍派，但是安倍遇刺身亡給自民黨贏得大選提供了悲情助力，作為大選的獲益者，岸田文雄要通過國葬表達對安倍晉三前首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感謝。而且，這也能夠團結安倍派政客，以及安倍強大

的右翼擁躉。

所以，這場國葬具有政治招魂的意味，既通過安撫安倍派和日本喧囂的右翼政客，達到自民黨內部權力平衡，以實現本屆政府的長治久安。畢竟，日本首相很少像安倍晉三那樣「長命」，大多數都是「走馬燈」一樣「你方唱罷我登場」。

另一方面，岸田文雄要用安倍晉三的國葬對日本的「朋友圈」進行測試。相比剛剛去世的英女王國葬上的「豪華甲哨團」，安倍晉三的國葬並未迎來足夠分量的政治大咖。岸田文雄政府一再強調安倍國葬的「重要意義」，不斷向西方國家發出公關信息，但日本最看重的七國集團（G7）的國家首腦一個都沒有來。可以說，岸田文雄的「甲哨外交」顏面盡失。首相府相關人士也承認「毫無亮色」。該來的沒來，來的未必重要，岸田文雄通過安倍晉三國葬對「朋友圈」的測試，凸顯日本在G7這個西方核心圈的地位並非想像的那麼重要。作為美國附庸，日本難改政治侏儒的形象。

內部有爭議，外部不捧場，岸田文雄政府精心準備的安倍國葬，不僅未達政治目標，反而成了政治負債資產。而且，如此政治負債資產還會持續發酵，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安倍遇刺身亡更顯日本社會潛藏的矛盾複雜化、表面化。

安倍晉三的政治生涯固然在戰後日本可圈可點，但其本人的政治光譜也充滿爭議。除了他右翼政治世家的身份以及頑固的右翼思維，他還善於機變——尤其是在中美兩強之間不斷轉換自己的立場，倡導所謂「君子豹變」。但不得不說，善變投機的安倍晉三或是成功的政客，但稱不上令人尊重的政治家，從安倍晉三國葬的熱鬧但沒有內涵，也能看出國際社會對安倍本人的觀感。

## 「甲哨外交」機關算盡終搞砸

因為投機善變，安倍也不乏傳出政治醜聞，而且還和統一教脫不了關係。政治右翼、私德有虧的安倍晉三，在日本社會充滿爭議，除了公憤潛藏私仇也就難

以避免。

他被刺殺的悲劇，正是安倍個性的折射。在講求派閥政治，遊走於派系叢林的安倍晉三，沒有成長為大國政治家的環境，只能變成善變投機的政客。特別是，戰後日本變成美國附庸，即使成長為經濟大國，也受美國牽制。為了讓日本成為所謂正常國家，只能對內攪動右翼思潮，鼓吹修憲，甚至「拜鬼」，對外則捆綁在美國的地緣政治戰車上，充當美國馬前卒。因此，安倍晉三的生前身後名，正是日本政治現當代史的現實寫照。

岸田文雄時代，國內經濟情勢更困窘，國外環境更複雜。從中日關係惡化，日俄關係史上最糟到日本對美依附性更強，凸顯岸田文雄政府只能沿着安倍晉三時代的老路蹣跚前行。然而，岸田文雄精心準備的安倍國葬禮，不僅未達政治目的，反而讓安倍難以入土為安。岸田文雄這麼做，一場「甲哨外交」算是搞砸了。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